

# 承载舟山宋元独特盐神信仰的七场都总庙

□夏志刚/文 记者 张磊/摄

普陀区东港街道芦花村岱浦缪岙口有一座都总庙，内有东雍殿、南堡殿、都总殿、文昌殿。庙祝称东雍殿、都总殿、南堡殿原是三座庙，而且依次是父、子、孙庙关系；只有子庙主祀神是将军，父、孙两庙的主祀神都是平民；目前的庙基是孙子庙的，父子两庙的原址在对面山脚下的芦花街上。

康熙《定海县志》的《芦花岙图说》这样描述芦花：介乎岙之东偏而高下相半者，其芦花乎。惟岙为芦花，故岭有芦花岭，碑名芦花碑。其分支之岙，则有南岙、大蒲、小蒲、施家、赵家、邵岙、缪岙相错而比附焉。脉于最高之顶凉尖，故地之高下虽有不同，而土厚水深。其田有秋，夙称蕃阜，播迁之余，尚未尽复也。东南连舵岙，东北连大展，西北连洞岙，屹成一巨镇焉。塔岭间，有接待寺，亦旧刹也，其风尖下有龙潭。



2024年4月8日  
星期一  
责任编辑：庄列毅  
版式设计：汪菲菲

04

古代的芦花是一片海涂，中间有芦花浦，浦两边长满芦苇，秋天芦花遍开，故称芦花。芦花岙的东边地势相对较高，西南则是芦花河的出水口与不断垦拓的农田。整个岙口的农耕条件非常优沃，光绪时王亨彦《定海乡土教科书》就说：“地虽高下不同，而水土深厚，自昔称为沃壤。”“辟田数百顷，多栽木棉，兼植粟粟。”都总庙最早见于明代天启《舟山志》，称“七场都总庙”，这与宋元时期的舟山盐业密不可分。芦花岙旧为盐场之地，宋宝庆《昌国县志》中《叙县·仓库务场》记载：“芦花盐场，县东十三里。本曰东监，为西监子官。其散寓于谢浦，岁久勿治。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，监官鲍渭新之。嘉定五年（1212）置为正场。”谢浦就是现在临城的鳌头浦，舟山本岛南部的盐田，自临城的鳌头浦向东，均是芦花盐场的管辖范围。即使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）海禁之后，芦花盐场也并未撤销，作为盐业生产重地仍在向朝廷纳税交盐，故此袋浦缪家的缪氏“五世同居宅”才能存在并为《舟山志》所收纳。也是因为这个盐场的存在，南明鲁王势力才能以此为驻军中心，在舟山坚持抗清，并在南鲁鲁家园留下定西侯张名振墓等遗址。张名振的亲密战友，民族英雄、南明抗清儒将张苍水在《舟山感

旧》诗句“翘首灵光何处是？五云应复捧南中”所提的南中，就是今天的南岙村东的南中山。

“都总庙”在全国范围内属于极少见的名称，而且容易与元代以来江南盛行的“总管”信仰相混淆，比如与芦花一岭之隔的大展“都管庙”。定海区的北蝉也曾有一座“都总庙”，但早已拆毁，宁海倒是还有一座“都总庙”，《宁海县志》记载：“都总庙，在北十五里官庄，合六乡而统属之，故称都总。赵宋时勅建。”在宁海有一句话叫“各鸟各嘴甲，各庙各菩萨”，就是说每个庙都有管理范围，不能跨越，但是都总庙不一样，是“统管”的，这个在舟山也是一样的。问题是这个“七场都总管”管的是哪“七场”？一种可能是指芦花岙内的七个小岙口，即南岙、大蒲、小蒲、施家、赵家、邵岙、缪岙；一种则可能是指舟山历史上的七个以芦花为中心的盐场。如果是如宁海一般合六岙而统属，则岙口还有洪洞岙、潘家岙、塔岭下、山头黄等，显然牵强；如果是统整个芦花岙中的庙，那么康熙《定海县志》中芦花岙共记载有九座庙，分别是南保庙、大蒲岙庙、孟家庙、七场都总庙、茹家庙、泉水庙、东永庙、南岙庙、赵家庙，显然各个小岙各有一庙，似乎也没有统属的必要。以芦花为中心的盐场也可以有两种解释，一是芦花盐场的各个组成

部分，但这个与上述的岙口统属是同一个实质关系，故此也可以排除；那么只剩下唯一的解释，即某一历史时期舟山境内所有盐场的都总祭祀场所。

元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卷五《盐司》载：“唐有十监，富都居其一，今正监是也。宋熙宁六年（1073）析监为三，曰正监、曰东江、曰芦花；又有三子场，晓峰则隶正监，甬东则隶东江，桃花则隶芦花，此与州连陆，场分也。距州南口潮，有岱山场；距岱山十五里，有高亭场。归附后，置管甸，每场各三员。至元三十一年，朝廷议汰冗官，遂以东江属正监，高亭属岱山，隶浙东盐使司。元贞元年，废各道盐使，改场为司，置司令、司丞、管甸各一员，铸从七品印，以重其事。”古代的舟山是名副其实的东海“盐都”。唐宝应、永泰年间（762—766）盐铁使刘晏设富都监，为史载舟山盐政机构之始。宋熙宁六年（1073）共有正监、东江、芦花、晓峰、甬东、桃花、岱山、高亭等8个盐场，其实桃花盐场并没有存续多少时间，多数都是“七场”并存；同时，因元代元贞元年（1295），“废各道盐使，改场为司”，那么这个“七场都总庙”时间下限也就可以定在是年了。“七场都总庙”的建庙时间应当在1073年—1295年这两百多年内。

设置了舟山富都监的刘晏多年兼任盐铁使，他着力改革盐政，使盐业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盐利虽丰，而盐民实苦。曾监舟山晓峰盐场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，在其《鬲海歌》里写道：“鬲海之民何所营？妇无蚕织夫无耕。衣食之源太寥落，牢盆煮就汝输征。年年春夏潮盈浦，潮退刮泥成岛屿；风干日晒盐味加，始灌潮波增成卤。卤浓盐淡未得闲，采樵深入无穷山；豹踪虎迹不敢避，朝阳出去夕阳还；船载肩擎未遑歇，投入巨灶炎炎热；晨烧暮烁堆积高，才得波涛变成雪。”据北宋学者苏颂所撰《图经本草》的记载，海盐生产方法是淋沙制卤和煮卤成盐，也就是煎熬之法，这种工艺一直延续到明代。古代的煮盐生产不是直接拿海水来煮，未经处理过的海水其含盐浓度较低，煎熬成盐的时间比较长，而采用刮泥积卤的工艺则可以提高出盐效率，而“壘”就是盐泥积卤的关键性设备，甚至因此而成为古代盐业生产的代名词。南宋著名政治家史浩在任昌国盐监期间，曾多次组织开展盐业生产的祈福活动，撰写了《昌国保壘青词》《昌国保壘道场疏》，“嘆其干

矣，斯成万溜之储；雨以润之，则失一年之计。”盐民一年的生计都寄托在老天爷的阴晴喜怒之中。引潮、刮泥、淋卤等工序，时时离不开盐民的双手双脚，盐民终年重担不离肩头，劳动负荷艰辛繁重，肩、背、腰、眼、膀、腿、脚等部位大多患有病痛，故又有“十个盐民九个驼”之谓。煎盐工具则有箕盘、铁盘、铁锅等数种，先将鲜卤注入深锅中煎熬，浓缩后再倒入平釜中结晶成盐。煎盐房的构造都是木架土壁，屋顶盖蒿草，前开火门，不设窗户，灶由泥土筑成，旁通风洞，没有烟囱。煎盐工人备受烟火之熏，年长日久，大多双目失明。清代的吴嘉纪的《绝句》诗云：“白头灶户低草房，六月煎盐烈火旁。走出门前三炎日里，偷闲一刻是乘凉。”待到辛苦一年完成煎熬，盐民还要担心台风恶劣天气所带来的破坏。盐民歌谣“大难勿用忧，大荒勿要愁，只怕白马沿江走，六月浓霜一笔勾”，说的就是怕台风这个“白马”把盐民辛苦凝成的“六月浓霜”给一笔勾销。即使有了好收成，还要担心盐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，生怕盐司和盐运司在海运中受损而伤及自身。当然，作为各个盐场的

管理官员，他们也希望能够全年风调雨顺、全程平安顺利，但这只能寄希望于各路神灵的庇护。

宋神宗熙宁五年（1072）宋神宗任命卢秉为两浙路提点刑狱，专门负责盐法改革，创结甲之法。规定“自三灶至十灶为一甲，而鬻盐地什伍其民，以相讥察”。两浙盐场实行“结甲法”，把灶户三灶至十灶（每灶约20户）编为一甲，互为监督，杜绝贩私盐。南宋“淮、浙盐一场十灶，一灶之下无虑二十家”。舟山的8个场按此计算则有80灶即1600户，如每户5人，则共可有盐民近万人。但是宋元交替之际，盐民灶户大量逃亡，《昌国州图志》载至元二十年（1283）年的灶户只有九百单二（902），按当时的户均6人计，舟山的老幼盐民只有5400多人。在人数明显下降的同时，元朝的舟山盐民负担却大幅增加。按《昌国州图志》所载“岁办盐”统计，舟山每年需缴纳的盐斤较南宋时增加了34.65%。在如此重压之下，为减轻精神的压力和希望能够有良好的收成，盐民只能更加投入到对神灵的崇拜，希冀从中得到慰藉。

分类	正监(东西监)盐司	芦花盐司	岱山盐司	合计
宋	六千七百八十三袋,每袋三百斤为一引	四千袋	七千二百袋	539.49万斤
元	六千二百六十一引三百六十九斤,每引四百斤	四千一百三十引	七千七百六十九引	726.4369万斤

据粗略查考，古代作为盐神的崇拜偶像有30多位。传说黄帝之臣宿沙氏发明了煮海之法，所以海盐产区都奉他为制盐始祖神。天津宝坻的长芦盐场建有盐姥庙，亦称“圣母庙”“宝神祠”。江苏泰州和扬州建有盐宗庙，奉祀的是管仲神位，管仲为春秋齐相，曾设煮盐官发展海盐生产。福建兴化湾的海滨，从前凡是晒盐的地方，都有一座“盐公庙”。宁波象山盐区中还保留了盐司庙、穆清庙、常济庙、昌国大庙、关头大庙、南堡大庙等六座庙宇，祭祀着盐熬神、盐司神、刘晏神。象山石浦的三星庙也供奉盐神刘晏。舟山盐民以前则是崇拜壘头神，《舟山市志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解放前晒盐要经过引潮、刮泥、淋卤等工序，盐民对淋卤的壘头看得很神圣，要备三牲祭品祭祈壘头神，祈求丰收。解放后，此俗渐止。”这一笔记录，虽然简短，但不可能磨灭的是舟山盐

民在盐业生产过程中也存在着盐神崇拜，是一种最真实的记录。

盐民、灶户因为从事的是国家专营的盐业，所以历朝历代都由专门盐政机构进行管理，故此，他们的信仰崇拜也与一般的民众略有不同，这个“七场都总庙”应当就是其独立崇拜体系的典型缩影。因为目前已经无法确知“七场都总庙”以及各个盐场的信仰崇拜情况，通过以上的分析，只能估计“七场都总庙”内可能会有盐神刘晏、壘头神、东海龙王、火神祝融、财神、土地等神祇的一席之地。

嘉庆年间（1796—1820），岱山盐民王金邦率先发明板晒，开创性地利用光热、风力自然能来制盐，舟山盐民改煎煮为板晒。不久，本地盐民争相仿效，煎熬之法便逐渐淘汰，制盐人改称“板户”，就更不使用盐灶了。王金邦的贡献不啻于当今“陆基

海水养殖”之于渔业捕捞的冲击，新的科技生产力在促进盐业生产力解放的同时，也对近年来精神上束缚盐民的盐业神祇造成了冲击。据光绪《定海厅志》，七场都总庙在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）由首事吴心贯重建时，去掉了“七场”二字，而彻底从全舟山的盐民信仰高地落地为芦花岙的社庙，故此庙又被称为芦花庙，这既是对该庙庙史传承的中断，也代表着舟山盐业和地方发展已经面临新的形势。

另外，康熙《定海县志》作东永庙的东雍庙，有石屋前、石屋后两座，乾隆三年修建前座，乾隆十一年建后座。在都总庙左侧，还有一座道光八年建的三官殿。俗称岱浦庙的南保庙，就是现在所称的南堡庙，位置就在芦花岙中段，也就是现在的岱浦路上。



芦花河一带犹如江南水乡